

## 雪中情

◎李学军

清晨醒来，拉开窗帘的一瞬间，我眼前一亮，下雪了！只见房屋、树木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生动地勾勒出优美的画面，让大地瞬间换上洁白的新装。

正当我沉浸在眼前的雪景中，一团东西落到阳台上，发出“啪嗒”的声响。哦，原来是屋脊上的雪滑落下来的声音。此时看到邻居们都在清扫街道上的雪，我家先生也在其中。

扫雪，多么熟悉的画面，一帧帧，一幅幅，由远至近，那么模糊，又那么清晰……

时间轴瞬间拉回到童年。

童年的记忆里，大雪封门是常有的事。每到这时，我们全家一起出动。通常父亲先用铁锹铲出一条路，方便我们通行，然后就去奶奶家扫雪；母亲帮我们干一会儿就去做饭，剩余的雪就落在我们兄妹四人身上。我们先把地面上干净的雪堆起来，留着堆雪人，剩余的就堆在不碍事的地方，等雪慢慢融化。

一大早，不管多少雪，我们兄妹全部扫完。下一场雪，堆一个雪人。雪人有大有小，这是根据雪下的大小堆成的。大雪留给哥哥，小雪留给姐姐。

哥哥和姐姐堆的雪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哥哥堆的雪人总会在头上戴一顶帽子，帽子都是母亲下地干活的破斗笠，不是散了边，就是漏了顶的，好的斗笠母亲不让用。再画上两个眼睛，用屋檐上的冰凌插进去当眼珠，亮晶晶，那双眼睛看起来格外突兀。按上半个橘色的胡萝卜当鼻子，再用紫色的胡萝卜刻成一个大烟袋的形状按在嘴上，歪在一边，惟妙惟肖。

姐姐堆的雪人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美女。高个、细腰、长裙，再扎两条小辫，有的还戴一副眼镜。眼镜是用高粱秆做成的。高粱秆剥皮，中间的瓢切断分别做固定，皮裁成一条条，圈一个圆圈做镜框，两头插在高粱秆上。镜腿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好固定，戴在雪人眼睛上，活脱脱一个有文化的学生模样。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玩具，每年冬天堆的雪人就是我们的玩具。那些雪人堆在院子里一个冬天都不会融化。过年的时候哥哥还在每个雪人身上挂上过年门钱。五颜六色的过年门钱随风飘荡在院中，给寒冷的冬季增添一抹暖意，给春节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

到了学校，我们同样扫雪，堆雪人。有些调皮的男孩子还打雪仗，抓起一把雪攥成一个结实的雪球就扔出去，冷不丁地就被雪球击中，四周扫一圈，满眼是扫雪的孩童，就是找不到始作俑者。被击中的满脸怒气无处撒，使坏的偷着乐。更有些胆大的男孩离开老师的视线就抓起一把雪往同学脖子里塞。他们一边跑一边闹，笑声、叫喊声、起哄声回荡在学校的操场。

童年的雪，是生活的调味剂，它让从前的我们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找到一丝乐趣，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也让如今的我们在某个熟悉场景的召唤下，不自觉地对孩童时期仅存的那点乐趣有了怀念，有了追忆。

年年雪相似，岁岁景不同。雪还在下，心已飞回到童年……

## 年味的记忆

◎曲政政

小时候，年味是一种期盼；长大后，年味就成了回忆。我离开老家二十五年，每逢春节，我总会怀念起儿时那纯真的年味。

腊月一进，家家户户便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而我最怀念的，是蒸大饽饽的情景。

年前蒸大饽饽，是一件非常讲究且隆重的事。家家户户都会挑选隔年的麦子，磨成面粉，据母亲说，用这种面粉蒸出的大饽饽特别白。

腊月二十三一过，左邻右舍的大妈、婶子们就搭好伙儿，今天给你家蒸大饽饽，明天去她家蒸大包子。两米长的大面板放上炕，四五个女人围上去，边干活边唠嗑，讲述着农村的趣事。说到尽兴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那爽朗的笑声飘出屋外，这热闹劲儿寓示着一年的日子圆满结束，来年的光景更有无限的盼头。

每个大饽饽都要大小均匀，掌称的女人从长条面上揪起一块面团子放在称盘上，抬着称杆仔细看杆上的“银星”。会揉面团的女人翘首帮忙盯着称杆的“银星”，生怕这丝毫影响了她揉面的技术。她们抓起称好的面团双手交替地揉压起来。塑型的女人急切地接过揉得光滑的面团，不断在手里滚啊、拍啊，做成上面稍尖些、底部稍宽些小山包形状的饽饽胚。再左看看、右瞅瞅，直到自己满意。随后，手伸进奶奶辈传下来用纸糊的筐篓里沾上白白的粉末，“啪嗒”拍在“小山包”上，白粉末就腾地在冬日暖阳照进的屋子里轻飘飘地四处飞散，这时我就会伸出小手乱抓阳光里蹿的精灵似的白色粉末，在屋里追着阳光跑，再回头时饽饽胚就像扑了粉的女人脸，立刻变得立体了。

最让人期待的是往大饽饽上“插枣”的女人，这是大家历年选拔出来的最手巧的女人。大饽饽上总共留九个枣眼，用白线从饽饽胚中间压十字相交两条线痕，变成四条边，每条线痕上都有五个枣眼，四个边上则各有两个枣眼。女人端着双手将小指头在线痕上小心的钩“鼻梁”，依次将挑选的红枣嵌上去。

醒好的大饽饽用玉米包叶垫上装进大锅里，灶膛里的火苗红红的，映红了父亲的脸庞，树枝在炉膛里“噼里啪啦”地响，水汽氤氲了整个灶间，锅里的大饽饽逐渐熟了，香气弥漫的到处都是。锅盖一掀热气升腾，一家老小围着锅台，享受着父亲赞母亲手艺好，母亲夸父亲火候好的暖意中。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欢声笑语，一片祥和。此时，母亲用早准备好的小花印章，蘸着红染料在大饽饽上挨个点小红花，大饽饽就更加有精气神。我和妹妹已经巴巴地吵着母亲，快给我们脑门上点上花儿好到大街上显摆。那时如果看到谁家的孩子脑门上有了红花印，他家那天一准是蒸大饽饽了。

大年三十那天，大枣饽饽、鱼饽饽、葫芦饽饽以及各式各样的饽饽会被摆上桌。走姥姥、舅舅、姨或姑姑家，用红花花的包袱包着大饽饽和两瓶地瓜干酿的老白干一起装在柳条编的篓子里，绑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吃了中午饭，亲戚互换大饽饽，互相夸赞着手艺，交换的不仅是一份精美的面食，更是一份深深的祝福和浓浓的情谊。回家的路上，父亲的二八自行车前面坐着妹妹，后面驮着我，加上二两酒的作用父亲一直逗着母亲笑，一路上欢声笑语的场景，始终在我心头萦绕。那年的味道，那大饽饽的情怀，那幸福时光……

多年来，我回想起年的味道，都是这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屋里暖意融融的幸福情景。

## 与一条河同行

◎胡明宝

每天出门上班，最幸运的事便是与你同行。确切地说，是每天陪你走一段路，然后，各奔东西。你继续赶路，似无尽头，却咬定目标，坚定执着。在你面前，我微若尘埃，但却因天天陪伴你，感受着你的博大浩渺，呼吸着你的呼吸，而身心微醺，眷恋红尘。

大概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你就把所有热情都倾注到这片土地上，舒展躯体，吐纳浪花，走过无边的洪荒与孤寂，留下一路的生机盎然和鸟语花香。在漫漫征程中，寻找着你最终向海的归宿。

在世间所有的行走中，你不为疲倦所累，不为乱石所困，不为酷暑停步，不为前途所惑。你知道只要心向大海，你一定会走出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不老永恒。你做到了，从你用坚韧的浪花犁开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你便注定成为这片土地上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信仰和图腾。你就像沉落凡间的龙，以蜿蜒奋发的姿势在这片土地上穿云破雾，你的每一次回眸，每一片在阳光下闪烁的鳞片，都生动着我先祖的记忆，激励着无数苍生与命运不懈搏击。

拨开历史浓重的烟霭，我看到了先民们像一群追随母亲的孩子一样，围在你身边，稼穡耕耘，驰骋狩猎，建设家园，繁衍生息；他们在你面前，载歌载舞，沉静思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你走过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鲜活的传说，催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夷文明，滋养了诸如明朝宣德年间江北第一状元马愉，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等众多璀璨在精神苍穹里的“文曲星”……

其实，在我眼里，你从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河流，本色出演着你在世

间的角色，风生水起，潮涨潮落，孕育生命，滋润万物，广布恩泽。我想这也是你最喜欢的角色。在遥远的北魏，少年郦道元随父“侍节东洲”之时，曾在你身边纳凉嬉游，“提琴命友，嬉娱终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四十年前的我，一个小小的顽童，也曾无数次投入你澄澈的怀抱感受丝绸般的清凉。我和伙伴们在浅水边打水仗，摸鱼钓虾，而我的母亲和那些洗衣服的妇女将雪白的小腿浸在水里，衣服在石头上捶打揉搓，七彩珍珠一样闪光圆润的泡沫集聚着，旋转着，慢慢化成丝丝缕缕，沿河水漂泊而去。那时，水总是那么清凉碧透，众多的红鲤像散落在四处的花瓣。当一片粮食的碎屑投进水中，零落的花瓣们立刻摇头摆尾欢聚成一朵红艳艳的硕大花朵，惊艳了妇女和顽童的眼睛，大家一阵阵大呼小叫，欢笑像涟漪一样荡向远方。

后来，我从你身边离开，踏上了越来越远的求学路。你和父母留在家乡，守候着故乡的日月。你的水流在我身上化作了奔腾的血液，每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都在召唤我回到你的身边。但多少次我回去看你，沿着你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两岸行走，却发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听着你的哭诉，看着你的憔悴，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多年后，当我再次走近你身边，你的容颜、你的举止、你的修养，已经伴随着人们生态理念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让人击节赞叹。如今，人们更加懂得感恩你的恩泽，更加明白你的不易，更加仰慕你的伟大，更加珍惜有你相伴的明天。他们不再一味向你索取、讨要，而是像

儿女保卫母亲一样精心呵护你、捍卫你，给你在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尊重和尊严。你的河道宽广通畅，堤坝两侧绿树成荫，水中小洲碧草青青。蓝天白云之下，鸥鸟翔集，在你怀里投下一个个灵动的情影。环绕你两岸的是一处处水利风景区，一个个休闲公园，处处小桥流水，清荷弄影。你走到哪里，哪里便是风景；你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发展的中轴线。

如今，每天都沿着亮丽的顺河路，在绿树依依里行走。我喜欢看你步履稳健不急不躁的样子，喜欢看你把朝霞散作无数碎金的样子，喜欢看你沉静智慧的样子，喜欢看你利万物而不争的样子。我还常常坐在你身边，看碧蓝的苍穹倒影在你怀里，看圆圆的月亮点在你眉心。在裹挟着水草味道的清风里，静坐你身边，让心安宁，恍惚中会看见黑塞《悉达多》里那个包含智慧的渔夫向我走来。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你以滔滔的气势，不屈的决心，从洪荒岁月中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才走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期许与美好。这份美好，正是因为你的子女开始真正用心爱你、敬仰你、保护你。你以长者之仁心厚德，以更加沉着、稳健、大度和充满深沉智慧的形象，滋养、回馈、启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看他们在青山葱茏、河湖安澜下，建设幸福的家园，赓续文明的香火。

微若尘埃的我，被你的碧波洗涤，被你的博大涵养，被你日夜流淌的哲理教诲。感谢你，我伟大的母亲和坚定的朋友。

你是谁？你叫弥河，发源于林海苍莽的鲁中沂山，全长206千米，一路经临朐、过青州、历寿光，曲折北向，终归渤海。弥，极言水大水滴，横无际涯。

◎刘树亮

鸢都簇聚品牌兴，城市文明有大成。守正传家崇创造，程门立雪建阳棚。同甘书艺巡天梦，犹记工区坐地情。如此泱泱荣耀在，何愁潍水不扬名。

◎高立基

动力鸢都经济腾，文明潍地旅游兴。园林卫健人居好，环保洁清科贸腾。国画文化八海岛，和平国际五洲鸣。版权工艺金石铸，华夏平安示范区。

◎孙燕

影坠坠迷雾，鸿蒙似未开。寒晶雕玉树，素雪砌瑶台。静甚绝声响，净极灭尘埃。徘徊怜冻雀，不肯落枝来。

◎刘清华

雪色皑皑，春安到柳。韶光吹散眉间皱。回思几度浪虚名，鬓花笑看诗花瘦。

鹤语青音，吉开岁首。东风藏在琼枝后。只凭爆竹振新声，梅红便把年红透。

◎南广勋

包些些鲜肉丁，掺些些韭菜香葱，酵头发面成暄腾，码进了高沿饼铛。风箱拉手轻抽送，薄浆匀艾明如镜，翻锅一扣亮晶晶。迓逗人馋虫乱哄。

◎郭顺敏

白沙直打转，诗草正萌发。犬印雪中梅，人入河边画。跟风接玉屑，跌腕仰八叉。天赐一张宣，霎那推成拓。娇孙犹耍赖，近晌不回家。折柳把斧追，笑喊喂儿骂！

◎张国华

第一缕年味，温暖韵彩粥。熬煮炼千火，糯软透真秀。品味八宝和，来年好兆头。听风八百遍，自知还不够。腊八启年祈，雨雪润地谋。感恩第一课，心头叩三首。

◎邢乐信

不叹岁已古来稀，笔墨偕同几尽痴。梦里捧书求好句，起寻雅意赋新诗。

摄影：常方方  
拍摄地点：白沙河

## 腊八粥暖 归家可期

◎冯天军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月的第一个农历节日，就是腊八节了。民以食为天，中国的传统节日都离不开吃。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而腊八节，当然是喝腊八粥了。在所有的粥食中，乡下孩子们最盼望的便是香喷喷的腊八粥。每年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熬制腊八粥，原料都是自己种的，红豆、豌豆、花生米、糯米、绿豆、红枣，这些都是乡下常见的食材，用温火熬上大半个时辰，又香又糯的腊八粥就做好了，孩子个个喝得肚儿溜圆。腊八粥是腊月里难得的美食，腊八的炊烟是年底盛事开始的标志，袅袅地蜿蜒在房顶上，飘逸成一种乡愁，延续

着悠久的乡俗。“腊八节正好是三九天气，是格外寒冷的日子。有一年，母亲做好的腊八粥，刚好一人一碗，这时，却走进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讨饭者，那人瑟瑟发抖，胡须上打着白霜，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随便给点煎饼，而是把自己的那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倒在了他的碗里，那人不住地谢着母亲，转身离去。他走后，母亲把自己的碗里倒上热水，又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们都责怪母亲多事，自己不喝给别人，母亲却心平气和地说：“难时给人一口，强过有时给人一斗。”听了母亲的话，我们便不再说什么，而母亲悲天悯人的情

却浸润在我们幼小的心中。如今，到了腊八节，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心都躁动起来，灶膛里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中水花沸腾，在醇香的气息里，游子想起了母亲熬的腊八粥，想起了老屋的温暖，听到了母亲声声的呼唤，泛起了归家的情思。他们开始订购回家的车票，尽管路途遥远，行程艰难，再难也挡不住游子们回家的脚步，他们纷纷选择不同的回家方式，或陆地或水上或天上。不论哪种出行方式都不轻松，每人都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团聚的心情，从四面八方回到那个有父母亲人的地方，敬上自己一份份沉甸甸的孝心。

喝了腊八粥，孩子们掰着指头计算着过年的时间，畅想着好玩的东西，想象着过年时穿上新衣，挨家挨户拜年祈福的情景，在这个时候，孩子们的脸上像三月的桃花般灿烂。而那些老人们则早早为远方的儿女们翻晒好带有阳光味道的被褥，祈祷他们早日平安归来。相信那份浓浓的牵挂和深深的思念，还是可以隔着遥远的距离传到亲人的身边。

腊八节是新年的序曲，是温暖团圆的开始，那腊八粥里放入的各种食材，就是一种凝聚和融合，一种对幸福和平安的祈求。所以，腊八节一直在人们心里赓续着，温馨着。